



憨娃阿明

□ 贾照莹

一到放学，校门口的孩子多得像秋收时剥下来的玉米粒，他们穿着白色宽校服密密麻麻地跑到校门，放眼望去，像是散落了一地的爆米花。孩子们在街上跑着闹着，与充盈着生命力的夏天志同道合。突然地，这群孩子又像躲避即将爆炸的鞭炮似的，闹哄哄地全都散开。跑在最前面的男孩子扯着自己最大的嗓门，脸也涨得通红地喊了起来：“快跑啊！那个傻子又来啦！”

他们所说的“那个傻子”叫阿明，和我的奶奶住在一栋楼，他是孩子嘴里的“大傻子”，是街坊邻居嘴里的“憨娃子”。小孩子里总有几个调皮捣蛋的，他们会拿起路边的树枝扎阿明的手臂，也敢随便抓起一堆土扬到阿明的脸上，当他们看到阿明有了愠色，伸出胳膊极不协调地向他们挥舞着，嘴里也含糊不清地嚷着什么的时候，才会结束这场“游戏”，大笑着心照不宣地向不

同方向跑去。而阿明自然也是追不上的，只能急得来回原地转，后又恹恹地转身回去了。

我第一次见阿明，是他家搬到奶奶楼下的那个夏天。那个夏天，仿佛积蓄了三个季节的炎热，在属于它的月份悉数释放，空气仿佛被粘住，我也热得昏昏沉沉。阿明剃着常见的板寸，眼睛一大一小，颧骨上的肉一高一低，嘴巴向一侧歪着，口水在嘴角挂着，嘴巴里面咕咕囔囔地说着什么，总是用自己的手指指来指去，憨憨地笑着往前走。他的衣服是干净整洁、合身妥帖的短袖，将到达膝盖的帆布短裤。阿明看起来有十三四岁的样子，个子身形和一个初中生差不多，却穿了一双带着卡通图案的深蓝色的凉鞋。他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我感到晒得刺眼的阳光被挡住。阿明站定，还是憨憨地傻笑，把手伸进裤兜里不知在摸索什么。胆小的我面对他自然是害怕的，我的双腿像

是长在了地上，胳膊也无力地耷拉着，已经没有力气再挥臂逃跑，心如擂鼓，哆哆嗦嗦。可他却在短裤口袋找到了一颗糖，双手平摊，递到我面前，我看到他错综复杂的掌纹，像大枫叶的手掌中央躺着一颗水果糖。我竟也鬼使神差地拿到手里，在他含糊不清的话语中仿佛听见了“吃”这个字，我呆愣地点头，把糖握在手心，猛的一下转身跑开，没敢回头看他是什表情。

当我哼哧哼哧地爬到居民楼三楼时，看到阿明家门敞开着，也没有防蚊帘遮挡，里面的陈设就这样明晃晃地被我收入眼里，当时只觉得阿明晚上会遭殃的，毕竟夏天的蚊子这样毒，又大又鼓又硬的蚊子包痛痒难忍。转身的瞬间突然有人叫住了我，她是阿明的妈妈，是我奶奶嘴里的可怜人。她看起来还很年轻，头发烫着卷，皮肤白得如梨花花瓣，但她的眼睛仿佛起着雾，灰蒙蒙

地看着我说：“阿姨可不可以拜托你，以后多和阿明一起玩呢？”我欣然同意，她也不吝啬微笑，嘴角两边由扁平兀然有漩涡深陷，微蹙的眉头也随之放松平缓。

自那以后，再看见有孩子欺负他，我便跑上前去站在阿明面前，也学着那些男孩子一样，双手拿着树枝对着他们，抓起地上的黄土向他们扔去，威胁他们如果再欺负阿明，我就要向家长一一列举他们的“罪状”，男孩子们不满地撇了我几眼，随即愤愤不平地跑开。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像动画片里脖子上系着红布的女侠，双臂展开，双手握紧就能行侠仗义。我回头看着被我“庇佑”的阿明，正歪咧着嘴对我笑着。

暑假结束后，我却再也未见到他，再也没听到一群男生闹哄哄地跑开大叫。我向奶奶问起阿明，她说：“应该是搬家了吧？他们一家人来这租房

子是给阿明看病。”她又说道：“正好你们这群孩子不用再被他吓得大喊大叫啦。”可只有我知道，那颗红色的水果糖是什么味道，他笑着朝孩子们走来只是想要一个朋友，他被欺负时因害怕而惊恐的呜咽，他站在校门口时眼里分明闪着向往的光，他才是那个一直担惊受怕的孩子。后来得知阿明小时候发了一场高烧，但由于救治不及时，他的时间被迫停滞，连同应该向前发展的智力也停在了童年时期，如同每天早晨叫醒我的闹钟突然丢失了发条。阿明就像我曾写在沙滩上的字，突然被海浪拍打冲刷后，只剩潮湿的沙砾和细小的白沫，他就这样匆匆地消失在了我小学三年级的夏天。

陪伴了我一个暑假的朋友，别人口中的“那个傻子”，我愿你永葆孩童的天真无邪，未通世故。前方，灯都明亮，路也宽敞。

一夜北风紧

□ 雨清泽

夜读《红楼梦》，大观园里的姑娘们和宝玉在芦雪庵赏雪作诗，凤姐儿过去了，大家都吵着让她说一句。她说昨夜失眠听了一夜的北风，就说一句在上头：“一夜北风紧。”

在“铁粉儿”林黛玉的点评下，凤姐得到了一众人的夸赞。我最近也经历了一件事，惊心动魄。我想是切身体会到了，凤姐是有着怎样的焦虑和思索，才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听了一夜北风的。

母亲得了带状疱疹，我陪着她先是在家附近的医院治疗了半个月，后来医院建议我们针灸，就去了专业的中医院，听从医生的建议住院治疗。想着母亲平时没有基础病，下午也没有输液等治疗项目，只需在病房休息就好，我办理完住院手续后，就独自回家收拾第二天要带到医院里的洗漱用品、换洗衣物等。

晚上9时多，我突然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，说母亲头晕呕吐、血压高压飙升到了200多毫米汞柱，让我赶紧过去。我拿上下午收拾好的大包，冲出门去，庆幸打车还不算太难。

电话里听医生的语气，我感觉事情有点儿严重，毕竟一旦大面积脑出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一边催促司机师傅开快点再快点儿，一边

祈祷中外各路诸神，观世音佛祖玉皇王母上帝等统统都来保佑母亲平安无事。谁说“一心不可二用”呢？我想我的一颗心在短短20多分钟里想了一万八千件事情，上天入地来回穿梭。我一边审视自己平时勤勉亲和，不曾做过坏事，应该得到庇佑；一边暗暗发誓以后听话，再也不和母亲顶嘴了。

大脑的每个细胞也没闲着，蒙太奇般闪过一帧帧画面：上小学时，母亲背着发高烧的我踩着泥泞的小路走到乡村诊所；读大学时，一个落雪的午后，我从学校邮局取出母亲寄来的邮包，软绵绵的手套和围巾都出自“母爱牌”纯手工编织，细细触摸邮包上那些歪扭的字迹，简直不能想象只上了四年学的母亲是如何一笔一画写下的，瞬间那些字迹犹如坚挺在悬崖的兰草，扑面而来，馨香致远。此时此刻，千言万语凝成一个主旨：我真的好害怕失去。

车窗外北风呼呼地怒吼，树枝沙沙作响，行人寥落，汽车疾驰在机动车道上。在这个触手冰凉的严冬，母亲是我的温暖，我的坚强，我的软肋和铠甲。学者胡适曾说过游走在国外：“母爱是最好的护身符。”严歌苓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“没有了母亲，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，从此是缺了一块儿的”。母亲也是我们生命

的一部分，我们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，彼此心心相连血脉相通。

到了大厅，我从主治医生手中接过母亲的轮椅，和主治医生简单聊了几句。她猜测可能是药物及新换了环境导致，毕竟上了岁数，幸好没有脑出血，可推到病房降压。夜晚12时多，在药物的作用下，血压终于降下来了，母亲也能说话了。病房里传来其他两个病友均匀的呼吸声，我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
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没有丝毫睡意。窗外北风呼啸肆虐，一刻也没有停，也许它最知道我的心情，陪伴着整夜无眠的我。窗外的黑夜渐渐地褪色，我无比清晰地感受着经历的这一切，刚才这场关于“失去”的提前预演，已让我感觉到失去会有多痛。

今后我会对母亲好一点儿，更好一点儿，珍惜还涌动在身边的母爱。“亲人在世时，多想他们的好；亲人离世了多想缺点，不至于使自己太过悲痛。”真是至理名言啊！这一夜，感谢那个善良的司机给出的温暖和祝福，感谢那无比敬业的纤瘦的女医生，推着微胖的母亲在病房和放射科间忙碌穿梭。

东方晨曦微露，我看了看手机，凌晨5时多，我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，母亲已经好起来了。

羊羊得意

□ 许云峰文/图



一只公山羊正在凝视
带着惬意站在窝棚里
头上的双角弯曲分离
一只小羊伸头探视
在阳光和阴影里好奇
外面的世界有啥神秘

光影交替，二羊得意
一声“咔嚓”记录了这个瞬息
在心间铺满了慵懒随性的美丽
悄悄地渗透进了四季

喀什河的风还在自由地嬉戏
火热的心早已远赴万里
迎着冰天雪地
在尼勒克留下前行的足迹

一个个项目精心安排完美实施
让七彩的甜蜜更加神奇
一次次活动连绵持续
让民族的歌曲再次响起
……

翻开赞誉的记忆
又看见了二只羊的得意